



秋声起

□ 王太生

虽然天气还很炎热，窗外柳树上蝉鸣声嘶力竭，但在夜晚，已听得虫鸣了。

秋声起，是指那些小虫子的鸣叫，如初潮，慢慢地上涨，它们在藤叶、田地、墙角……美妙歌唱。

秋声是从幽静处开始的。小虫子的声音，或清脆，或激越，或低沉……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去拜访一个人。那地方，没去过，在一家老工厂的后面，从老工厂的大门旁绕一个弯，后面藏着的村庄便到了。经过那座已经废弃很久的老工厂，从那一溜围墙往里看，幽木森森，遮天蔽日，墙上爬满藤蔓，进入村庄，也是杂草和藤叶丛生，显得寂寥。本来，这样偏僻的地方，我是不去的，去过也很快就忘了，但它有虫鸣，蟋蟀、银铃子、蝼蛄……以及好多叫不出名字的

小虫子，它们匍匐在那儿，在墙根和草棵间鸣吟，便觉得那荒芜已久的所在，也在不知不觉间生动了。

秋声渐起，宜访友。此时去乡间走走，一来去看看朋友，顺便探访瓜果粗蔬长势，再听听那些隐隐约约，忽有忽无的各种细微的声音。

秋声如悦耳的背景音乐，它舒缓、深沉，如流泉，荡涤身心，把一个夏天的燥热都抛在身后了，倘若没有声响，那将是多么无趣。

秋声起，风开始掠过城市树木和郊外村庄，林木窸窣作响。虫鸣，一忽儿长，一忽儿短，高高低低，嘈嘈切切，已经开始了它们的管弦合奏。农人在这一片天籁之音中弯腰，察看稻穗的长势，为收割做准备。

这些旋律和音符，起伏起伏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，因势

赋形，能勾勒出一个地方的地貌。我住所的对面是一条大河，小虫子在河两岸欢鸣，河流是中间的一条分割带，在河的对岸，还有飞虫，在空气中发出“嚓、嚓”的声音，那种声响不是虫儿鼓翼，从浑圆天孔发出的，而是翅膀飞行，在暗夜与空气亲切温柔的摩擦声。

四起的秋声，是为一个博大深沉的主题做铺垫和衬托的，演绎的是季节、物候、月光、摇篮曲、丝瓜叶上的声响、夜归的脚步声……人们听到古老的声音，灵魂深处的声音，在空气中飘来飘去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当然，在有虫鸣作秋声的夜晚，读一二页旧书，纸页泛黄的文字，配上虫鸣隐隐约约，模糊清晰，与读旧书时的心情相吻合。比如，我读古代农书，就恍若听见从前的一只小昆虫，栖身在古代的那片庄稼叶片下吟唱。

作家刘亮程在《与虫共眠》一文中说：“一个听烦市嚣的人，躺在田野上听听虫鸣该是多么幸福。大地的音乐会永无休止。而有谁知道这些永恒之音中的每个音符是多么仓促和短暂。”

秋声起，如初潮，缓缓上涨；如清影，浮现左右。这时候，在野外随便走走，有虫鸣一路相随。

静谧好夜读

□ 王文咏

盘点一些琐事。

夜里思考，大抵是很多创作者的境遇吧。我有时候在睡觉前，也会躺在床上玩手机、看新闻，或者和朋友聊天。其实，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，会影响睡眠质量。很多人晚上看那些过于兴奋、情节紧张、激烈的枪战片、恐怖片，还有一些年轻人，喜欢通宵达旦地玩网络游戏，长期晚上神经绷紧，会使脑细胞一到晚上就处于兴奋状态，让本该休息的大脑继续运转，抑制睡意，延迟入睡时间。到了第二天，感觉浑身乏力，疲惫不堪。还有人习惯在睡前回顾一下一天的工作、生活，然后开始考虑第二天的计划，甚至有的人会反复提醒自己明天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，结果太紧张了，最终难以入眠。这样的人和事，在我们的身边屡见不鲜，或者就是我们自己。

前几天，我咨询一位资深的心理专家，他告诉我说，人在晚上往往更感性，这也是文艺工作

者喜欢在晚上工作的原因。还有人白天工作太辛苦，到了晚上，环境相对安静，心不容易受到干扰，但大脑处于高度运转状态，容易失眠，长此以往严重影响身体健康。原则上，休息前最好不要做过于强度大的运动和较为深度问题的思考，这样会使心率加快，影响入睡的速度，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。

保持一份愉悦、轻松的心情，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，顺应自然，重要的问题尽量留在白天思考、决断。晚上，即使是写作，我也当成是一种消遣、休闲，而不是一种负担。睡觉之前，听听抒情、舒缓的音乐，让自己的心灵彻底放松，让白天精力更充沛。假如有的人已经养成了夜间思考问题，甚至通宵达旦做事的习惯，刚开始调整，可能会有点不适应，但只要坚持一段时间，新的用脑规律就会被重新建立，我们就会与健康亲密无间。



一棵树的质地

□ 朱宣尧

站在木格窗前看树，坐在木凳上喝茶看树，清风拂过，我陷入了一棵树的深情中。

远处的树，高耸入云，荫铺半园，像升起的一朵绿色的蘑菇云，盛开在半空中，等待着雷的雨令。叶子婆娑，金光闪闪。树干挺拔，以一种独我的姿势站立不动。

树根旁的小树苗，在老树的呵护下，阴凉的庇护下，越发嫩翠。绿中有黄，黄中带绿，绿中又带褐，褐中又有黄。一片懂得融合的叶片，泛着亮光，像打了一层蜡，翠绿的挺立着，一心一意向上生长。

一棵树，荣中有枯，枯中有荣；一棵树，有直立，有斜出；一棵树，有蒸蒸向上，有垂垂怡然。一棵树，苍老与新生同枝。有老有新，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，有圆有尖，有浓有淡，有稠有疏，有伤有痕，有光泽有灰暗，有能看见的有看不见的。

我常常面对一棵树，看见的是一位智者，一位圣贤。用他岁月的过往，告诉路遇他的人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太匆匆，太狭隘，在树荫的庇护下，在树木的遮掩下，从未有一刻时间停留在树木上。

树的寓言，写在了根与干，枝与叶间。写在了春与秋，夏与冬间。写在了岁月更迭的枯萎与萌发间。他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反反复复，坚定不移，一以贯之地诉说他亘古不变的寓言。

风拨动了叶子，像拨动

了树的音弦，在诉说着什么。沙沙沙，沙沙沙。

雨落在了叶子上，像按下了树的琴键，在演奏着什么。哆来咪发嗦啦西。好像又不是，那节奏韵律胜过了音符。

阳光落在了叶子上，绿更绿，黄更黄，所有的色泽更稠密，像涂抹着季节的浓墨重彩。

月光落在叶子上，是一种银色的清凉，是一种银色的冰霜。月光落在哪里，哪里就是一首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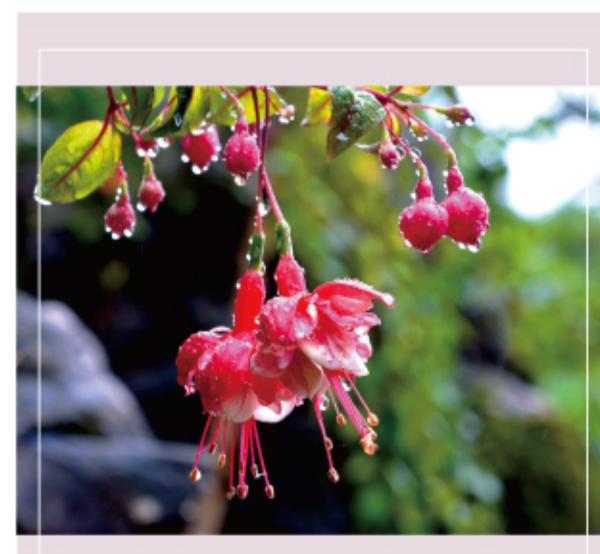
星星费尽心思地找对了叶子。每一片叶子，都有一颗星星，他们遥相辉映，他们心有灵犀。星星眨眼的时候，叶子就抖动一下。只有他们知道，正在传递着光年以外的美好。

我常常在一棵树下冥思到底有多少寓言故事？有多少叶子，就有多少寓言故事。

每一片叶子，都经历了阳光雨露的润泽。每一片叶子，都经历了昼夜交替的新生。每一片叶子，都经历了千疮百孔的痛苦与曲折。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，不仅仅是形状，即便经历相同，他们呈现的姿态与样子也千差万别。

每一片叶子，都是一个寓言故事。每一个树根、树干、树枝、树皮，也都是一个寓言故事。或者也可以这样说，世界本没有树，是有了寓言故事，才呈现出树的样子。

世间是有了寓言，才呈现出千姿百态，万姿千态。



雨中花 听松/摄